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三五回 發電信開函驚老母 抱不平療病出奇方

且說章秋谷見馬山甫病勢這般沉重，心上也覺得有些不妥當，便和王安閣商量，先打了一個電報到常熟去給馬山甫的老太太。只說馬山甫病危，要請他老太太趕緊到上海來，和他設法療治。一面又和王安閣說道：「據我看起來，我們這位老表叔的病，分明是被陸韻仙氣出來的，吃這些草根樹皮那裡中用？不如還是去把陸韻仙設法叫來，叫陸韻仙在他面前自家認錯，好好的安慰他一番。解鈴還仗繫鈴人，或者竟有效驗，也未可知。」王安閣聽了道：「你的話雖然有理，無奈陸韻仙這個爛污貨□分可惡，他不肯自家認錯，我們有什麼法兒呢！」秋谷笑道：「這個不難，待我去和他講就是了。老實說，也不怕他不肯。」王安閣口中雖然在那裡答應，心上卻狠有些不相信的意思，面子上卻不好說出來。章秋谷見了王安閣這般模樣，心上早已明白，便對王安閣說道：「這個時候，已經差不多□二點鐘，我就到清和坊去，把陸韻仙立刻叫來。」說著便匆匆的跳上馬車，一口氣趕到陸韻仙院中。

陸韻仙剛才起來，正在那裡梳洗，見章秋谷走了進來，心上雖然有些詫異，卻只說他是來找馬山甫的，笑迷迷的起身讓坐，口中說道：「章大少，阿是來尋馬大少格？馬大少勿知為仔啥格事體，前日仔搭倪反仔一泡，搬仔物事去，倒說就此勿來哉呀……」

秋谷不等他說下去，便截住他的話頭道：「如今閒話少說，你們那位馬大少為了你的事情在那裡生病，病得九死一生。你們總算是老相好，難道不去看看他麼？」

陸韻仙聽了呆了一呆道：「耐格閒話說得勿明勿白，啥格馬大少為仔倪格事體勒浪生病，阿是真格呀？」秋谷微微一笑道：「我們客客氣氣的，難道我在你面上會講假話不成？」陸韻仙聽了，心上覺得甚是詫異，口中說道：「馬大少生病末，勿關得倪啥事。為仔倪啥格事體呀？」秋谷道：「據他自己講，是給你氣出來的。我也不知道你們兩個人究竟是怎麼的一件事情。」

陸韻仙聽了頓了一頓，還沒有開口，那站在他身後和他梳頭的娘姨便插口說道：「格末真正阿彌陀佛，天理良心！馬大少來浪倪搭，倪先生一逕搭俚蠻要好。啥格俚自家生病，倒說是撥倪先生氣出來格呀！」秋谷道：「如今也沒有工夫來講這些閒話，只要請你梳好了頭，立刻到輪船公司去看他一趟，好好的安慰他一番，或者他這個病竟會好起來，也是論不定的。」

陸韻仙聽了，正在那裡沉吟不決，那娘姨又連忙說道：「馬大少生病末，豪燥請郎中先生看囉！倪先生嘆勿是郎中先生，去做啥格事體呀？」秋谷聽了，正色向陸韻仙說道：「據我看來，今天是一定要請你去一趟的。馬車現在門外，你梳洗好了，我們一同去罷。」陸韻仙低頭不語。那娘姨又向陸韻仙使一個眼色道：「昨日仔王大人說，要搭耐坐馬車呀。到仔馬大少格搭轉來再坐馬車，阿來得及呀？」

秋谷聽了那娘姨的話兒，心上覺得狠有些兒不高興。又見陸韻仙低著個頭，在那裡躊躇不決，暗想我好意留還他們的面子，好好的和他講，他們倒這樣的不識好歹起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樂得教訓他們一頓，借此好燥燥自己的脾。想罷，便忽然變轉臉皮，對著陸韻仙冷笑道：「你不用在那裡躊躇不決。老實和你說，吃了把勢飯的人，身體就不是自己的。今天你願意去，也要你去上一趟；你就是不願意去，也要你委屈一下，去上一趟。我勸你還是爽爽快快，同著我快些去罷。」

陸韻仙聽了章秋谷的話兒，說馬山甫的病勢□分沉重，心上本來有些害怕。如今又聽得秋谷這般說法，未免心上也就有些不快活起來，便也冷冷的笑道：「依仔耐章大少實梗說起來，是一定要你去格哉？不過倪今朝軋實有點事體，嚙撥工夫，阿好明朝去仔罷。」秋谷慢慢的道：「不管你有工夫沒工夫，一定要請你今天去一趟。」

陸韻仙聽了心上更加不快，便似怒非怒的瞅了秋谷一眼道：「既然章大少實梗說法，倪倒說句笑話，比方倪定規勿去末，耐章大少那哼弄法？」娘姨聽著章秋谷的話兒說得這般強硬，心上狠不願意，也在旁邊笑道：「真格比方倪先生勿肯去末，耐章大少阿有啥格法子？」

秋谷聽了，不慌不忙的道：「天下的事情，總無非是講個情理。況且你們把勢裡頭的人，雖然是末等的生涯，卻是頭等的規矩。好好的客人，既沒有欠你們的錢，又沒有嫖你們的帳，平空的把他這般怠慢，這裡那裡來的規矩？你們倒講給我聽聽，也好叫我見識見識。」陸韻仙和那娘姨起先聽了章秋谷的話兒，還只道他是隨口講的頑話。如今見秋谷正顏厲色講出這幾句話來，字字當行，言言有理，方才吃了一驚，知道章秋谷不是個好纏的人物。

陸韻仙想了一想，方才開口說道：「章大少，耐勿要去相信馬大少格閒話，俚耐一塌刮子才是瞎說。倪搭待俚一逕才是客客氣氣，啥格怠慢勿怠慢呀。」秋谷聽了哈哈的笑道：「明人面前不講暗話。我章秋谷既不是那種沒用的瘟生，又不是那般顛頂的飯桶。你們在我面前，也不必講這樣敷衍的話兒，只老老實實的，給我講了真話就是了。」陸韻仙聽了口中還想支吾。秋谷接著說道：「如若你們一定不肯講出來，我也不能勉強。只怕你們今天在我面前敷衍得過去，回來到了茶會上的時候就敷衍不過去了。」陸韻仙聽得秋谷話風利害，便又吃了一驚，連忙轉口笑道：「倪也不過說說罷哉。耐章大少面浪，阿有啥勿去格道理？」秋谷微微一笑，也不開口，看著陸韻仙梳好了頭，立起身來換了一件衣服。

秋谷又對他說道：「你和馬大少大家好好的，怎麼會平空鬧出這樣的岔子來？」

這裡頭究竟是個什麼道理？其實去年我在這裡吃酒的那一天，看著你那般模樣，就知道有些不妥。馬大少糊裡糊塗的看不出來。究竟你們為了什麼原由，要和他這樣的過不去呢？」

陸韻仙聽了，便長長婷婷的走過來，拉著秋谷的手，到榻上並肩坐下，細細的把馬山甫如何不肯借錢，本家和房間裡娘姨如何的背地裡埋怨他，前前後後的許多情節一一和秋谷說了。秋谷方才明白，笑道：「我本來原在這裡詫異，你們兩個人以前既是這般要好，為什麼忽然這般的大決裂起來？但是這件事情，馬大少雖然自家不好，你們卻也過分了些。吃了堂子飯，就有堂子裡頭的規矩，怎麼把房間裡頭的客人趕了出來，讓別人在房間裡擺酒，這又是那裡來的規矩？」

那娘姨聽了還想遮蓋，便又插口道：「勿瞞章大少說，格日仔倪間搭格房間軋實勿空，才是客人篤定好來浪格。」秋谷聽了，瞪了那娘姨一個白眼道：「你這樣的話兒，只好對著姓馬的講，怎麼對著我也說出這樣的話來！就算依著你的話兒，那一天的房間都是客人預定，馬大少是住在你們這裡過年的長客人，難道不是預定的麼？難道別人可以定你們的房間，姓馬的就定不得的麼？老實和你們講罷，你不用在我面前講這般大話，就是林黛玉、金小寶這樣的紅信人，在正月□五以前，也沒有多少吃酒的客人。不要說你們先生算不得什麼有名的紅信人，那裡會有這般生意。你難道把我也當作馬大少麼？」

一席話，說得那娘姨閉口無言。陸韻仙臉上卻添了一層紅暈，瞟了那娘姨一眼道：「耐阿好少說兩聲，喚喚啞啞，勿知算啥格樣式。」說得那娘姨撇著個嘴跑了開去。陸韻仙方才拉著章秋谷笑道：「一塌刮子才是倪格勿好，耐章大少勿要動氣。」

故歇隨便耐要那哼，倪總嚙啥勿肯。」說著不覺臉上又是一紅。秋谷不覺一笑道：「這件事情本來不干我事，我不過出來抱個不平罷了。我也沒有什麼生氣，我也不要什麼。我就要什麼，也沒有這般福分。」

陸韻仙見秋谷的話兒說得針鋒相對，瞅了秋谷一眼，低下頭去。秋谷道：「你們那位馬大少，病重得狠，如今事不宜遲，我們趕緊同去看他一看。」陸韻仙聽了，便懶懶的立起身來，也不帶娘姨，同著秋谷上了馬車。

秋谷在馬車裡頭又教了他幾句說話，說著又對他笑道：「你只要把初次哄騙馬大少的那些勾心攝魄的話兒，翻過來和他再講一遍，管保他的病就會立時立刻的好起來。」陸韻仙聽了，紅著臉，把秋谷打了一下道：「倪騙馬大少啥格閒話介，阿是耐聽見格？」秋谷笑道：「你也不必瞞我。信人們和客人相好，總有幾句山盟海誓的話兒，方才拉得住客人們的心。這是你們做生意不得不如此，有什麼不好意思？」

陸韻仙被秋谷頂住了，沒有話說，只得笑道：「聽耐實梗說起來，比仔倪做信人格再要熟點，像煞耐倒是格信人出身。」秋谷

聽了，也笑道：「我好意教你，你倒反把我取笑起來。如今世上的人，真是沒有良心！」

秋谷和陸韻仙一面說著話兒，那馬車走得飛快，不一刻，早已到了輪船公司門外。秋谷同著陸韻仙急急的走到裡面。馬山甫一個人睡在那裡，口中還在那裡喃喃的說著謔語道：「你們同我到清和坊，我要問問他，為什麼這樣的和我過不去？」

秋谷聽了也覺心酸，便指揮陸韻仙，叫他走上前去。陸韻仙見馬山甫病到這般模樣，心上也覺得有些害怕起來。正是：
愛河滾滾，難浮靈府之槎；情海茫茫，不見回頭之岸。

不知馬山甫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